

□安宁

在科尔沁草原上,因为爱情,少女们热烈地起舞,痴情地歌唱。千百年来,自遥远的地方赶着马车途经此地的人们,都会被这爱情的深沉歌咏打动。每一个被民歌记录下的少女,都在代代相传的歌唱中,化为永恒的星辰。她们有着相似又迥异的楚楚动人的面容。草原上每一朵娇嫩的花,每一株摇曳的草,每一只飞过的小鸟,都知晓她们浓郁的思念。她们对着天空倾诉,追着云朵呼唤,绕着松树追问。她们是乌云黛,万丽姑娘,她们是达古拉、乌云高娃、龙裳。她们犹如大地上叫做乌兰、格桑、杜鹃、山丹、金莲、柳兰、雪绒的缤纷花朵,用绚烂的爱情,点燃夏日狂欢的草原。她们是科尔沁大地上无数善良纯真的女子,她们又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永无绝灭的歌声里,散发着野性蓬勃之力。

爱是原始的激情和欲望,是生生不息的繁衍,是火山爆发般灵魂的冲撞,是绵延一生的牵挂,是人类在尘世间永不厌倦的追寻,是至死不休的人生理想。每一首爱情民歌的源头,每一种舞蹈的起始,都有一个火热的思念的少女。

在库伦旗,人们这样讲述安代舞的源起。草原上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少女,爱上了一个俊美少年,可是她不知与谁分享这个每天都在成长的秘密。父亲已经老去,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她走出百里,也找不到一个倾诉内心的痛苦。这个少年,或许只是途经这片寂寞的草原,借宿几晚。他踩着清晨的露珠,看少女早起挤奶,喂牛,打扫,摘菜,熬茶。少女在忙碌的间隙,恰好捕捉到这让她心旌摇曳的视线。对视的瞬间,一粒叫做爱情的种子,猝然打开,并迅速地抽枝展叶。当她离去,她的身体留在了故乡,心却跟着她在茫茫的草原上日夜兼程地行走。不懂少女心思的父亲,已经忘了那个偶然路过的少年,他只知道自己心爱的女儿病了,精神恍惚,茶饭不思。他眼看着她日渐消瘦,眼神空洞,仿佛她在人间已经枯萎。他请来医生,几经治疗,仍不见起色。忧心忡忡中,老人用牛车拉起女儿,前往他乡寻找名医治。可是牛车太慢了,少女孱弱的身躯跟不上丢失的心,又因漫长路途颠簸劳累,终于在行至库伦旗时,病情加重,奄奄一息。老人围着车子长歌当哭,悲伤起舞。路过的人们看到一朵尚未绽放的花儿即将夭折,无不潸然泪下,并情不自禁地跟着老人一起甩臂顿足,绕车哀歌。昏迷的少女在歌声中苏醒,悄无声息地下车,跟随众人忘情起舞。等到人们发现时,少女已大汗淋漓。更惊讶的是,这样纵情的歌唱起舞,竟让她的病为之一减。一颗疾走的心,终于被天地间自由不羁的歌舞打动,告别少年,返回到少女的身体。

自此留在了科尔沁草原的少女,究竟有没有等到让她失魂落魄的少年?此后她的一生,又是否与少年相遇?当她终于嫁人,在那些

蔡愜怀
 语怀

在科尔沁草原上深情歌唱

辗转反侧的夜晚,她是否依然会想起那个载歌载舞、重获新生的神秘午后?而当地老去,忆起少年骑马经过故乡,爱上了这个每天都在成长的秘密。父亲已经老去,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她走出百里,也找不到一个倾诉内心的痛苦。这个少年,或许只是途经这片寂寞的草原,借宿几晚。他踩着清晨的露珠,看少女早起挤奶,喂牛,打扫,摘菜,熬茶。少女在忙碌的间隙,恰好捕捉到这让她心旌摇曳的视线。对视的瞬间,一粒叫做爱情的种子,猝然打开,并迅速地抽枝展叶。当她离去,她的身体留在了故乡,心却跟着她在茫茫的草原上日夜兼程地行走。不懂少女心思的父亲,已经忘了那个偶然路过的少年,他只知道自己心爱的女儿病了,精神恍惚,茶饭不思。他眼看着她日渐消瘦,眼神空洞,仿佛她在人间已经枯萎。他请来医生,几经治疗,仍不见起色。忧心忡忡中,老人用牛车拉起女儿,前往他乡寻找名医治。可是牛车太慢了,少女孱弱的身躯跟不上丢失的心,又因漫长路途颠簸劳累,终于在行至库伦旗时,病情加重,奄奄一息。老人围着车子长歌当哭,悲伤起舞。路过的人们看到一朵尚未绽放的花儿即将夭折,无不潸然泪下,并情不自禁地跟着老人一起甩臂顿足,绕车哀歌。昏迷的少女在歌声中苏醒,悄无声息地下车,跟随众人忘情起舞。等到人们发现时,少女已大汗淋漓。更惊讶的是,这样纵情的歌唱起舞,竟让她的病为之一减。一颗疾走的心,终于被天地间自由不羁的歌舞打动,告别少年,返回到少女的身体。

□李直

存于记忆中最关于柳笛的信息,并不是由柳枝为原料制作的,而是一截中空的葱叶。那时年幼,看见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折下树枝,摘去叶子,拧下树皮而后制成一只口哨,呜哩哇啦地吹,十分羡慕。向人家讨要未果,甚至连尝试吹一下而后即归还都被拒,于是便以葱叶代替。从一根葱叶上掐下一段,长约两寸,自细端吹,竟也会发声,只是其音色柔细,近乎肿胀的声带,不知哪口气对了劲儿,才会“呜”的一响,算是弄出了乐音。于是,每天早晨出门前,都要揣一把葱叶。因为葱叶制成的口哨,极易损坏,吹上三五下就会变形漏气,不肯发声,得马上换一段新葱叶。

亲手制作柳笛,始于小学二年级。那时已敢于爬树,力气也足以折断长出的嫩枝。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从未用柳枝制作过柳笛,制作柳笛的原料,全是杨树枝。按材料来源,应该称其为“杨笛”。那时年纪小,年高低,学识更少得可怜,尚不知世上还有“柳笛”一词,尽管柳树就在身边,却不曾使用过。当然,也没见别人用过。

这样的年龄,我已拥有了制作柳笛的工具——铅笔刀,而且人手一把。放学路上,随便爬上一棵杨树,折下一根枝条,先削去尖端极细弱的部分,然后在距末端一两寸的地方环割一遭,切口要务求整齐,最后一刀和开始处要平稳对接,这样才算是一件成品。这是个原始技术,对铅笔刀有要求,新买得更好,因其足够锋利,不至于因迟钝而出现偏差。

待枝条上的树皮自环割处断开,便轻快转动使其慢慢与树皮内的木质枝条分离。这就需要经验与技巧了,大多数制作都会毁在这个环节上。过于用力,鲜嫩的树皮会断裂,成果毁于一旦;而过于轻柔,则不能将树皮分离出来。而且,不同的树

吹响「柳笛」

种、径口不一样的枝条,虽都是杨树,其树皮的结合紧密度并不一样,须用以不同的力气。在我的记忆里,土生土长的本地杨树,我们称之为“小老树”的那种,树干七扭八歪永远也长不高的,其树皮结合得最顽固,几乎拧不下来。又直又高的那些新树种,如北京白杨、新疆白杨,似乎树皮更容易分离,它们是我们制作“柳笛”的首选。有时,一棵北京白杨上爬了五六个孩子,当然全是男孩子,精心地选择枝条,现在想来,竟菜市场里买菜的家庭主妇那般仔细。

把这一截筒状树皮分离下来,“柳笛”也是吹不响的。须将其尖端树皮的外层剥去,露出内部泛着鲜绿的那一层,才有可能吹出声音来。

为何说“才有可能吹出声音来”,是因为杨树枝条制作的“柳笛”,不像商店里出售的铁皮或塑料口哨,气流一过即响。将“柳笛”含在双唇间后,送气还有讲究呢。太猛了,柔软的树皮就会有气合于一处,气流进不去;而吹得太弱,那薄薄的一层皮,又不肯颤动,还是哑巴;只有不疾不徐,气流适中,“柳笛”才会出声。

一般的,我们都会制作五六只甚至十来只“柳笛”,有的粗得像筷子头,有的粗得像大拇指,装在衣兜里,上学吹奏一路,放学吹奏一路,课间也要炫耀一番。那筷子头粗细的,其音色尖细嘹亮,像百灵鸟的鸣叫或花腔女高音,极其悦耳;而略粗一点的,便如麻雀燕子的啾

啾,一只蝴蝶。被这嫉妒日夜折磨的他,终于在某一天,借着皎洁的月光,飞身跃上洁白如雪的白马,一声令下,赶去寻找快要将他燃成灰烬的爱情。可是啊,他陷在浓浓的思念中已经头脑昏沉,看不清月夜下的大道朝哪个方向,于是一头撞到粗壮的杨树上,“躺了一月还没起”……

乌云黛的家,竟竟隐匿在科尔沁草原的哪一个角落,是临近蜿蜒曲折的西辽河,还是坐落在每日有云朵飘过的山坡,再或铺满野花的山谷,无人知晓。我们只知道有个愣头青一样的少年爱上了她,他的爱炽热到可以击退漫天的乌云,让飞舞的尘埃重现光芒,可是,他却只能“从那远方呼唤”着乌云黛。他爱得从背上重重摔下,一月卧床不起,还痴心妄想化成翩翩飞舞的蝴蝶,日行千里,抵达她的裙边,亲吻她的脸颊。他在乌云黛诱人的微笑里,迷失了自己。但他甘心于这样的迷失,因他爱她,至死不渝。

思念乌云黛的少年没有名字,痴恋云登哥哥的少女也丢失了姓氏。或许她叫阿纳日,明眸善睐,宛若榴花。或许她叫格根哈斯,冰清玉洁,娇小玲珑。或许她叫多丽雅,嫣然一笑,摄人心魄。其实无论她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因她情意切切的呼唤,早已像杜鹃花一样遍植科尔沁草原。她带着一丝温柔的嗔怨,向远方的云登哥哥无休无止地倾诉:“从三月到五月,你为什么不来?”可是刚埋怨完,她又迫不及待地表白:“从白天到黑夜,我等着你回来。”她盼了两个月,云登哥哥都没有回来,可是在她的心里,依然像“云在高空轻轻地飘啊飘”,每一朵无声无息经过的云,都是与她在梦中缠绵悱恻的云登哥哥。

因为梦到云登哥哥就不愿醒来的少女,“见到石头哥哥就扭扭捏捏”不知如何是好的喜喜德姑娘,盼着情哥哥宝音贺希格路过时来家相聚的万丽姑娘,把飘着麝香的红绸衣一针一线地缝好,却又因情哥哥迟迟不来而任性扔进火中烧掉的满晚姑娘,远嫁他乡却期待着五日后情哥哥能来与她相会的乌云高娃龙裳姑娘,每逢思念即将奔赴战场的恋人便双眸闪亮的正月玛姑娘,搅乱了无数少年梦境的美鹿一样的梅香姑娘,日日盼着那巴拉哥哥回乡探望的金香姑娘,一场雨过后便要要和恋人分离的达古拉姑娘,她们是科尔沁草原上永不凋零的花。多少风雨途经这片大地,带走枯败的草木,夭折的鸟兽,老去的人们,唯有民歌中的少女,穿越漫漫时光,却依然闪烁琥珀般永恒的光芒。

大地上游走的人们,他们听到这些歌声,就会想起一生中甜蜜的那个午后,高原的阳光照耀着虚掩的门扉,一个俏皮的红衣少女迎面走来,一颗心便瞬间坠入爱情的河流。他愿跟随红衣少女在草原上纵情流浪,生死相依。她是他生命中的火焰,是他存活于世的所有的意义。他如此爱她,只愿人间所有的光都洒落在她身旁,而他在黑暗中,向着这世间唯一的光,一生奔赴,至死不休。

啾或男中音的咏叹,虽厚重些,也啾啾,但颇具感染力;而那最粗的,则须运足力气,吸入空气,才有可能吹出声来,发出的声响,也如上了年纪老者的咳嗽,沉重而低沉,和乌鸦的叫声相似。

如若五六个人一路同行,而恰巧人人都备有一套“柳笛”,我们便相约合奏。按“柳笛”粗细一一摆布好,争取各类兼备。我们在路边站成一排,面对着广袤的原野,任太阳把光照在头顶上,任微风拂过耳畔,任激情蓄满胸膛。我们都微微扬头,努力让嘴巴向前伸出,由于“柳笛”太细太短而不能把握,只好用右手的手指夹着。然后我们把左手卡在腰间,吸进一口气,把肚子胀得像一面牛皮鼓。这时,其中一人发出口令,我们便齐声吹响。刹那间,荒野的小路上,马上就回荡起了杂乱的乐音。呜呜,嘟嘟,哇哇,吱吱,如同麻雀、老鼠、毛驴和鸭子的叫嚷,瞬间混在一起,类似于一场不受欢迎的动物大合唱。其实,前几次合奏,我都没听出什么,因为那时只顾着一心一意得猛吹,根本不曾听清有什么声音,不用说别人的吹出的声响,连自己吹出来的,也不曾听见。只有一次,在吹奏中间,我的那只“柳笛”出了故障,无法出声,我才明晰地听到了合奏的真实音效。

有人曾试图用杨树枝条制作笛子,甚至都没发出声音。

年岁渐长,读了几年书,方知“柳笛”一词。词典上解释柳笛是用柳枝制作的。但那时已经生出了小学学业,竟从未尝试过。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也不知能否用柳枝制出柳笛来。后来读了一部小说《东方》,作家魏巍记叙一个情节:“嘎子砍了柳枝,捏了柳笛。也许,柳枝真的可以制成柳笛,别人说的可以不相信,作家写在书里的,总还是应该相信的,何况还只是这样一桩小事情。”

年流华韵

□辛灵

母亲点燃的炊烟,是一个家庭的凝结之气。暮晚时分,炊烟在村庄上空泼墨出一幅水彩画,这是烟火村庄的气息。木柴在灶膛劈啪作响,大铁锅炖着农家朴素的食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那是一幅温暖的图景。

每年的大年初一,母亲早就把土灶点燃。“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的日子先拔尖。”这样的谚语和乡村风俗是契合的。在我记忆中的每个清晨,母亲都是在土灶旁忙碌着……一缕一缕的炊烟从烟囱里飘向天空,那是大地和天空连接的纽带,承载着一个家庭对团圆的憧憬和希望。

冬天母亲来到县城住进楼房,话语中屡屡流露出对热炕的思念。可能在母亲的感受里,灶膛烧着火、烟囱冒着烟的乡村老家,才是有根的家,才有落地的踏实。母亲勉强等到清明,回到乡村,打扫老屋,烧火烧炕。空了一冬的屋子,像个留守儿童盼回了自己的亲娘,老屋有了柴禾和灶膛的亲密,烟火气重新弥漫在房间。母亲回到家中的气息也影响着房前屋后的树木。母亲给苹果树、葡萄树浇透了水,这些喝饱水的树木,沐着春风开始长个了。

犹记得小时候,每家的炊烟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夏天,我家烟囱里飘出的炊烟,有蒿草或麦秸的香气。在父亲的念头里,孩子是不能懒惰的。每年暑假,我和姐姐都要去南边的土路边割猪蒿。那些长过头的铃铛蒿,除了割来烧火并没有其他用处。那些生命完结的麦秸就不一样了,可以轧碎和在泥里抹墙。麦秸在灶膛里延续另一种生命时,那种气味是独特的,犹存一些粮食的余香;冬天,我家烟囱里飘出的是淤柴的腥苦气息,这些淤柴是勤劳的父亲在西拉木伦河边捞的。有柴垛的人家心里踏



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 许双福 摄

烟火村庄

炊乡烟土

实,冬天大雪封门,木柴把炕烧得热乎乎。炕热屋子暖,在热炕上“猫冬”,梳理着一年的故事。

柴禾和粮食这两个好伙伴,组合在一起,成为烟火村庄的底气。

村庄被美丽的西拉木伦河、新开河环绕。河口口乡新开河(台布根河)而得名。我所住的义和沙拉,为蒙古语,意为大河叉子。沿河村庄的地名,都有两条河流抹不去的印记。

当年我在那个偏远的村庄生活时,心里常常有逃离的念头。当我离开村庄在县城定居时,以为自己有了田埂之外的生活,不会回头张望。当人到中年时,回头再看自己的家乡,两条河流庇佑的家乡无疑是福祉之地。在地下水锐减的这些年,干旱困扰着北方大地。家乡因为有两条河流灌溉,草木葱茏,庄稼也比别的地方长得好。当年离开的小村,是我现在极力回归的地方。我也像母亲一样,在假期一次次往返于居住的小城与家乡的田埂之间。我的诗歌和散文里,西拉木伦河和义和沙拉出现频率最高,村庄一度成为我创作的灵感之源。

每次回到家乡,都会去河边走走。河边的怪柳林是小时候捡柴禾的地方,那时放学后,我们便背上背篓捡柴禾。有一次和两个小伙伴在树林深处捡柴,不知不觉太阳落山,树林里黑黝黝的,找不到回去的小路。好不容易走出树林,却辨别不出家的方向。一个小伙伴在高处看到村子里飘动的炊烟,我们心里才算踏实。顺着炊烟的方向,找到回家的路。

炊烟不是实体之物,却是朴素的乡村之源,它用精神的富足喂养大了村庄。炊烟袅袅,无言地诉说着母亲的喜怒哀乐,诉说着母亲的希望和憧憬。它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记忆和向往,更是河畔一道优美而靓丽的风景。

游园

其是它的那一份对春天的执着,那一份顽强的生命力,给予了我希望。

沿着小路往里走,路边的冰早已融化成一坑清水,它隐逸、静谧、清澈,显得意境幽然,岁月静好。水是生命之源,见了水谁都有天然的亲近感。凝望着春水,不好的情绪,都会烟消云散。自己不觉与游园相融,此刻的我一如李清在《荷塘月色》里所写:“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往日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游园,不期然而然成为我心灵放假的好场所。

当喜鹊的叫声又起,我继续向前走去。经过一条县道,进入北游园,这里是另一番景象。休闲廊架上,几位老年人坐着闲聊,或许这是他们一天里最开心的聚会。小路上,男女老少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说说笑笑散步,在暖阳的照耀下,共度属于他们的美好时光。广场一角,一些中老年轻年正伴着音乐跳舞,一个个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展现了妇女同胞们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对幸福生活的无限热爱,成为游园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些孩童随着大人或跑或跳,或蹦蹦跳跳,那个充满活力,那么快乐活泼。啊,春天来了,蛰居了一冬的人们终于可以舒展身心,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着春天带来的好运。

四月,绚烂的季节。四月的游园,可谓“春色满园关不住”。

风且吟听

萨拉乌苏河畔

□郭启俊

萨拉乌苏河你阅尽亿万年尘寰沧桑,如今呈现出派亘古未有的景象。

峡谷上的水坝迟滞了河流的脚步,清纯的玉液哺育着万物生长。河谷农业区林茂粮丰,有机农田里瓜果甜米香。微草地酣饮着喷灌机播洒的甘露,微风中到处弥漫着青草的芬芳。

天然气田将它的身躯延伸再延伸,为数千英里之外补给动能和营养。特高压输电线路从此连接到东海之滨,高大的铁塔伸展着刚健的臂膀。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像漂浮的帆船,在绿色的草海中游弋、徜徉。

复活了的毛乌素大地充满生机,昔日浩瀚的沙丘已被披绿脱黄。清澈的湖水波光潋滟,湛蓝的天穹中鸟儿自由地飞翔。新中国几代治沙人的传奇故事,给全世界治理“地球之癌”带来了希望。

这里早已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幸福安康。马头琴奏响了时代的和弦,满怀喜悦的人们纵情歌唱。赞美伟大祖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憧憬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梦想!

河套向日葵

□张介国

多少次把你张望
 多少次把你遥想
 辽阔的河套大地
 你是一片海
 你是一幅画

一条河源于多条溪
 一条溪源于多眼泉
 你源于每一粒籽粒,每一捧土
 黄河给你乳液
 阴山给你温暖
 太阳给你方向
 这片土地给你摇篮

春种千万籽
 一片希望的海洋
 夏天绿满四野
 一片绿色的海洋
 秋天太阳灿烂
 一片金色的海洋

这里是鸿雁的故乡
 这里是黄河的故里
 你款款而来
 带着梵高笔下的神韵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
 深情的舞蹈 美丽的绽放
 ……

八百里河套大地
 到处都有你的踪迹
 永不改变的初衷
 就是向祖国敬礼

怀想

□王玉玲

雨纷纷
 这一天,雨水的重量
 是心里怀想的重量

和土地遥遥呼应的气息
 是那些隆起土堆上的芦苇
 在风中摇曳,低语
 怀想的雨水,变成节气里的泪水
 意欲唤醒沉睡一冬的荒草

是谁在听,却不回应?
 荒草和眼眉间
 有着生死横亘的距离
 一切,终是安静与逝去

在尘埃里
 轻轻地飞过来
 落在头发上或者血液里
 它拽着一个人的身体荡秋千

阳光明媚,掩饰着窗子上的尘埃
 擦拭着,透明的部分
 属于他们的美好时光。广场一角,一些中老年轻年正伴着音乐跳舞,一个个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展现了妇女同胞们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对幸福生活的无限热爱,成为游园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些孩童随着大人或跑或跳,或蹦蹦跳跳,那个充满活力,那么快乐活泼。啊,春天来了,蛰居了一冬的人们终于可以舒展身心,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着春天带来的好运。

在尘埃里
 想念变成了怀念
 和亲人相伴的今生今世
 变成走远的来生来世

诗塞境外